



女帥秦良玉传奇

(下)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国农村文库

女帅秦良玉传奇

(下册)

孙 因 编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2年·成都

顾 问：杨汝岱 王明达 洪绂曾 刘昌杰

主 编：徐惟诚

副主编：伍 杰 杨牧之 陈焕仁

(常务)：冯国元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吉亭	王朝荣	王锦厚	朱永林
伍 尧	刘治贵	李正模	李光炜
李峰铭	李淑芳	肖士璋	宋 平
张天性	张在德	陈奎宁	陈锡礼
林万清	赵文欣	赵 健	夏树人
倪进云	徐宗钰	钱 铃	黄亚杰
黄 葵	崔泽海	章玉钧	程明松
谢临光	廉正祥	戴安常	

出版
好农村读物
为广大农民服务

李瑞琰

五十年十月

石芝庵惊变

蹄声得得。

一匹棕色战马掀蹄狂奔，骑者青布包头，黑色披风飘飘，瓜子脸热汗涔涔，秀眉深锁，身躯前倾，一鞭又一鞭地抽打马屁股，战马喘着粗气，一声又一声长嘶。

骑者在山海关城门翻身下马，顾不上拭去脸上的汗珠，向守关门的白杆兵哨长施礼：

“请禀告秦将军，刘玲有急事求见！”

哨长惊问：“你是石芝庵的刘居士？”

刘玲点头：“快禀将军，石芝庵被强盗抢劫一空……”

哨长：“啊”了一声，不及细问：“请进吧！”他牵了刘玲的马，直奔将军府。

夕阳西下，良玉刚巡视归来，卸去战袍盔甲，伴玉正侍候她梳洗，墨黑的长发飘洒两肩，白绸金边长衫，赤脚拖一双木底鞋，俨然一位飘逸的才女，与桃花马上的女将军判若两人，正欲濯足，女侍卫入报：

“将军，石芝庵的女居士有急事求见！”

“快请她来书房！”

良玉换了绣鞋，伴玉给她披上一件团花短褂，长发未干，拢于脑后，站在书房前恭候，急于了解京城

近况。马汤、文龙、白珍珠回京城后，偶尔有信使来，禀报饷银和备办冬衣情况，倒也顺利。刘玲为何只身来山海关？

马琼英陪着风尘仆仆的刘玲走进观音殿，丈远外刘玲便惨呼一声：“将军！”拜跪在地，良玉趋前几步扶起她：

“刘居士，有话慢慢说，请！”

马琼英、伴玉扶她进书房落坐，良玉见刘玲瓜子脸惨白，汗湿鬓发，命伴玉先捧热水给她洗脸，替她熬一碗参汤。刘玲却摆手制止，从椅上滑跪在地，眼泪扑簌簌掉落：

“将军，石芝庵被强盗洗劫一空，马汤先生，文指挥受伤，绣铠营姐妹死伤数十人……”

“啊！”良玉大惊失色，“强盗来自何处？”

“锦衣卫化装的强盗！”

“又是他们！”

“强盗声称奉马公子之命……”

“马公子？”良玉瞟一眼马琼英，惊然大悟，马霖这条癞皮狗，半月前从山海关不告而别，民屏、琼英力主追回惩治，她叹息一声：“由他去吧！”想不到他丧心病狂到绝灭人性的地步。良玉扶起刘玲，伴玉已捧来参汤，她哪里吞咽得下，呜咽道：“将军，报仇啊！家师盼我速归……”

良玉急问：“令师无恙吧？”

“强盗突至，全仗家师挡杀……”

“啊，令师身体羸弱，能挡杀强盗，定是禅门高手？”

刘玲陷入了刀光剑影的回忆：“三天前，是家师讲经说法的日子……”

观音殿上，香烟缭绕，钟磬齐鸣，数百信女趺坐蒲团，其中有白总哨和数十名女兵。了空师父盘膝坐在一只黄褐色蒲团上，双手合十，正在回答信女们的提问。白珍珠离家远征，思乡心切，浑河一仗，死了成千弟兄，将军镇守山海关，前途吉凶未卜，何日能归故里，合掌问道：

“请师父明示白杆兵的祸福？”

了空朗声道：

祸即是福，福即是祸，
祸中有福，福中有祸，
世人只贪福，
岂知其中祸，
世人只怕祸，
不解个中福。

不甚了了，白珍珠又问：

“照师父的禅机，祸福无常，吉凶无定？”

了空念一声“善哉”，念道：

吉为凶，凶为吉，
吉中有凶，凶中有吉，
何必强求吉，
吉在有无中，

何必惧怕凶，
凶在无声中。

白珍珠似懂非懂，正欲再问，刘玲匆匆走进，俯身在师父耳边低语，了空连声“善哉”，向信女们致歉意：“请女施主们暂且回府，我佛慈悲，普渡众生，定能佑施主们免遭劫难。”

信女们散后，马汤引一个小太监走进观音殿，小太监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，也学会了打官腔：“奉圣夫人有令，着石芝庵住持了空速赴奉圣府诵《金刚经》！”

了空仍趺坐蒲团，合十道：“请公公禀告奉圣夫人，老尼身体不适……”

小太监哼一声：“师父刚才还兴致勃勃地讲经说法，奉圣夫人的脾气——皇上也敬她三分哩！”

马汤赔笑道：“公公请回，了空师父歇息用斋后，再赴奉圣府不迟。”

小太监袖子一甩：“别误了时辰，老祖奶奶午睡后进浴、进膳，未时必须赶到！”

小太监迈着方步走了，了空也未得“吉凶祸福、变幻无常”的真谛，从蒲团上跳起来，圆睁如电的双目，口占一偈：

清中有浊，浊中有清，
清即是浊，浊即是清，
世人皆浊我独清，
世人皆醉我独醒。

了空独自去了奉圣府。

奉圣府前，去石芝庵的小太监正在恭候，见了空准时到来，无可指责，引她走进门卫森严的宫门，穿过前殿、甬道，来到奉圣夫人的卧室外，流金溢彩，顿觉眼花缭乱，金丝珍珠帘内传出嘻笑声，小太监躬身禀报：

“老祖奶奶，石芝庵住持了空候见。”

“进来吧！”沙哑的女声。

小太监撩起珍珠门帘，珠光宝气直刺了空的双眼，金镶玉嵌的雕花大床外，恍如真人的玉雕美女向她招手，猩红丝绒的躺椅上，一对着肉色丝绸睡衣的男女倚偎着，脸挨脸，肩并肩，女人的大腿架在男人的膝上，近乎裸体。女人肥腴俏丽，长睫毛，圆脸粉嫩红润，眼波淫荡，男的剑眉虎眼，宽额圆腮，黄眼珠闪动阿谀和满足的笑，大手在女人胸前缓慢滑动，活脱脱一幅春宫图。多年修真养性的了空，顿觉心摇神驰，一迭声地默念“阿弥陀佛”转身就走。女人坐正了身子，威严地喝道：

“回来！”

了空头也不回：“善哉，万恶淫为首！”

黄眼珠男人跳起来，伸手抓住了空的八卦僧衣的领口，嬉皮笑脸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，圣人也免不了男欢女爱，你们禅门中口念弥陀，心想哥哥妹妹的荡尼淫僧，多如牛毛，你装什么正经？来来来，为奉圣夫人诵《金刚经》，为老祖奶奶千岁祈福！”

了空口念“善哉”，佛尘向后再一甩，黄眼珠男人

“啊呀”一声，捂着手倒退几步，嚷道：“妖尼！妖尼！”

了空回头，双目如电：“你这淫棍，污我佛门，不怕罪过！”

客氏缓缓地站起，粉脸冷若冰霜：“了空，听着，奉圣府不是僧道撒野的地方，祖奶奶上承皇上天恩，无须菩萨保佑，倒是你这妖尼，该为自己多念几部消灾经！”

了空怒目相视。

黄眼珠男人向她逼近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了空猛然记起，秦良玉驻进石芝庵时，曾见过黄眼珠男人，这条淫棍，怎么混进了奉圣府？预感将起风波。

“不知道？好，无关紧要。据报石芝庵勾结秦良玉，盗用国库饷银，私造甲仗军械，图谋不轨……”

了空一怔：“善哉，汝当进割舌地狱！”

黄眼珠男人嘿嘿干笑：“皇上洪福，奉圣府早有察觉，了空，向老祖奶奶招供吧！”

吉凶祸福变幻莫测的玄机，使了空心明如镜，平静地说：“秦良玉万里援辽，白杆兵血战浑河，皇上恩旨赏赐，天下皆知，你也是白杆兵，怎么成了败类？不错，绣铠营有两百姐妹在庵内纺纱织布，备办冬衣，与老尼何干？祸福无常，物极必反，我佛慈悲，望汝等放下屠刀，阿弥陀佛！淫秽之地，浊气冲天，告辞！”挥动拂尘，出了珍珠门帘。

黄眼珠男人追了几步，被客奶奶喝住：“一个叫化子尼姑，由她滚吧！来，趁魏哥儿忙他的国事，先亲热亲热，嘻！”双眼斜睨，玉臂勾住了他的脖子……

了空悄然回到了石芝庵，走进她的禅房，跌坐在禅床上，闭目凝气，收摄动乱的心神。

刘玲轻步走进：“师父！”

了空入定了，像一尊雕像。

“师父……”

了空睁开眼，一张俊俏的脸驱走了她心中的魔影，徒儿惨痛的经历，像一道闪电从眼前掠过，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交织，构成一幅光怪陆离的世态图，佛门的色空之说，尽管博大精深，未必能包罗万象？

“刘小姐……”

“师父，我是徒儿！”

“你是忠良之后，屈居禅门，老尼怎敢怠慢！原指望……”

“师父天高地厚之恩，徒儿永世难忘！师父去奉圣府诵经的事……”

“不必提了，刘小姐远走高飞吧！”

刘玲惊问：“师父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劫难即将降临石芝庵，刘小姐年轻，老尼于心不忍！”

“师父，徒儿一颗破碎的心，早与红尘无缘，只愿晨钟暮鼓，古庙青灯，皈依佛门，侍候师父！”

了空叹一口气：“佛门未必是净土，刘小姐，你走吧，令尊刘总戎，故旧颇多，不难寻安身之地，何苦再遭劫难！”

刘玲跪在禅床前：“祸福无常，生死由命，即使天塌地陷，徒儿也随侍师父！”

“善哉，何苦乃尔！”

了空闭上双目，连连挥手。

刘玲拉住师父的袍袖，呜咽道：“师父，你，为什么要赶走徒儿？”

了空心潮翻滚，“徒儿，莫怪为师脾气古怪，忘了慈悲为本，当今是阉党的天下，客魏狼狈为奸，既然把魔爪伸到石芝庵，就难免玉石俱焚。徒儿，你应该留下，为父报仇，为国雪恨，至于为师么，孤苦一身，无所牵挂，护忠锄奸，也是佛门宏旨，何惜一腔热血！”

“师父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吉凶难测，你走吧！”

“师父，你……”

刘玲泣不成声了，师父是一位冷面热心肠的人，一年多来，师徒相依为命，怎忍离去？难道真的要大难临头？师父为什么不明说？师父，尘世上何止徒儿有国恨家仇，辽东大部国土沦陷，被敌人烧杀淫掠的父老姐妹，至今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……战火在眼前燃烧，螺号声声，战马嘶鸣，刀剑的撞击声，喊杀中，倒毙的尸体，牙边“刘”字大旗在硝烟中时隐时现，老父血染战袍，横刀立马，环眼圆睁，须发戟张……

万历四十七年春天，距今不到两年。

抚顺、清河相继沦入努尔哈赤之手，朝廷严令辽东经略杨镐^①可出师收复失地，确保沈阳、辽阳。杨镐调集十二万人马，兵分四路，水陆并进，沿浑河两岸与努尔哈赤决战。西北路军主将便是刘玲的父亲，绰号刘大刀의总兵刘廷^②，豹头环眼，武勇绝伦，少

年时，曾于五十匹奔走的骏马上跳跃如飞，轻如蝶舞，征关西路过丛林，三刀杀三虎。奉调辽东，夫人、女儿随行，和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大小数十战，后金兵也闻名丧胆。奉杨经略命率三万马步精锐，出沈阳，沿浑河北岸挺进，所向披靡，连破牛毛寨、马家寨等十余关隘，收复失地三百余里。可惜坐镇辽阳的经略大人指挥失当，西路军主将杜松^③率师渡浑河时，陷入努尔哈赤的重围，三万人马被切成数段，老将杜松血战终日，死于莽古尔泰之手。于是，努尔哈赤亲率皇太极、莽古尔泰围刘廷于马家寨。刘廷毫无惧色，大败号称赵子龙的皇太极，追杀十余里。莽古尔泰接战，大刀对大刀、三五回合后，刘廷一刀砍断这位三贝勒的马脚，莽古尔泰摔倒于地，多亏巴牙喇一拥而上救了他。皇太极、莽古尔泰大怒，双战刘廷，酣战百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驻马土丘观战的努尔哈赤，冷不防一箭射中他的左臂，刘廷一手拔箭，一手举刀再战，突然，右眼中箭，拔箭时带出了眼珠，大叫一声，倒于马下……

十二万人马全军覆没。

刘玲闻老父壮烈殉国，不顾哭昏了的母亲阻拦，率领数十名家将，直奔马家寨，硝烟未散，尸体狼藉，甲仗遍地，她在血肉模糊、断肢残腿的尸体中，寻找老父的忠骸，寻遍了浑河北岸数十里，只寻到一顶被踩扁了的头盔。

她伏地痛哭……

当她率领家将赶回沈阳，等待她的是气绝身亡的母亲冰冷的尸体，她哭呵哭呵，昏死了三天三夜

.....

她只身回到京城，向兵部哭求，准她招募女兵三千，为父报仇。兵部的大小官员均以为她是疯子，讪笑着把她赶出了衙门。

她真的疯了，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游荡，不断喃喃地咒骂努尔哈赤、皇太极、莽古尔泰，笑一阵，哭一阵，时清醒，时糊涂。那日游到石芝庵，呆立在观音殿，莲台上金光闪闪的观音大士，慈祥地俯视她，也许是悲伤过度，也许是饥饿多日，她倒下了！

醒来时她躺在禅床上，一位瘦弱但目光如电的老尼，正用汤匙喂她大米粥，她忽然开窍，忆起父母惨死，止不住失声痛哭。

“哭吧，女施主，痛痛快快地哭，别郁结于心，祸福无常，生死有定！”

从此，她留在石芝庵，拜了空为师。

她决心削发，被师父制止：“诚心皈依佛门，不在乎一绺青丝，徒儿尘缘未了，自有风云际会之日！”

师父果有预见，半年前，石柱白杆兵进京了，绣铠营全是女兵，主帅秦良玉的飒爽英姿，巾帼风采，使她欣喜若狂。曾向女将军请求出关征战，良玉反而郑重地拜托她师徒照看留下的女兵，督造绣铠营号衣。匆匆见面又匆匆离别，不及细诉衷肠。

浑河血战，辽沈失守，女将军退守山海关，欲报家仇国恨，看来遥遥无期。最可叹的是阉党当权，国事日非，东虏猖獗，盗贼蜂起，皇上数月不朝，国库空虚，徒使忠臣义士负戟长叹。师父所说劫难，未必与白杆兵有关？石芝庵内，百台织机，几千绵甲，上万纯

钢白杆枪尖，还有饷银，马汤先生正准备启运去山海关，如果有人趁火打劫，她刘玲更不能走，有负女将军重托。她拭干了腮边泪，站起来朗声问：

“师父，是否奉圣府要陷害秦将军？”

了空睁开眼，心境平静多了，叹息道：“在劫难逃，也好，徒儿，去请马汤先生，文指挥、白总哨来！”

刘玲不便再问，总算猜到了师父的苦心，半年来，她从绣铠营纺织女兵们的赞誉声中，对女将军产生了无比的崇敬。黄昏了，前殿还传来机杼声，她走过观音殿，大殿，前殿已灯火通明，两廊下，东西厢，织布的女兵开始了夜战，金梭飞传，笑声朗朗。大殿上绵甲堆积，精瘦、倒葫芦脸的马汤先生正在清点，北国冷得早，必须于近日运去山海关。前殿是缝制冬衣的女兵，飞针走线，赶制女兵的棉腿裤。天井里，几十架纺车飞转，呜呜声、笑声，汇成动听的乐曲，好一幅美妙的秋夜纺织图。她由衷地佩服女将军的远见，白杆兵确是一支天下无敌的奇特队伍。

“汤先生，家师有请。”

马汤歉意地笑笑：“忙的，嘿，好几天未趋令师座前聆教。”

刘玲若有所思：“文指挥、白总哨呢？”

“他们在庵前巡视，刘居士先走一步，老朽邀他们同来禅堂拜访。”

刘玲点头，欲言又止，心中疑虑重重，师父为什么不唤她徒儿称小姐？

了空的禅房在观音殿后，一灯如豆，照着禅床和壁上的僧衣、拂尘、观音竹林图，坐在禅床前的马汤、

文龙、白珍珠、刘玲，在昏黄的灯光中一片迷茫。了空仍跌坐在禅床上，收摄动乱了的心，如电的目光扫视众人，她要把即将来临的劫难告诉白杆兵首领，苦于仅仅是预感，未卜先知么，是菩萨神仙的事，未脱凡胎的她，也许要坠入尘世的纷扰，大开杀戒，于是，她把去奉圣府的见闻，黄眼珠男人的狂吠，告诉马汤众人，必须提前防备。

马汤惊问：“黄眼珠男人是剑眉虎眼的么？”

了空颌首：“曾随秦将军来过敝庵。”

马汤、文龙、白珍珠互看一眼，同声：“是他？”却又大惑不解，他怎么混进了奉圣府，和客氏淫乱？马汤明白，这位黄眼珠马公子，为谋取土司爵位，玩弄过不少阴谋诡计，品行卑劣，据说前不久差点被将军宰了。可耻，辱没祖宗，当了客氏的面首，了空师父的忧虑有理，他不会放过贞素，必须尽快把冬衣运去山海关。他正欲向了空称谢，房顶传来瓦碎声，不好，来得真快，了空纵身取了拂尘，跃出禅房。

后殿天井里，五六个黑色夜行衣靠的蒙面人，围住了空，拂尘和刀剑飞舞，两三个歹徒“哎呀”倒地。了空口念“善哉”：

“何处强盗，扰我佛门净土？”

房上飞下一个高长蒙面盗，喝道：“奉马公子之命，捉拿叛逆秦良玉余党，收缴违禁赃物，妖尼不识时务，罪同逆党！”

了空听出了是黄眼珠男人的声音，那幅春宫图又浮现眼前，一阵恶心，挥动拂尘扑向他。高长蒙面盗十分狡狴，避开拂尘，直奔禅房，了空欲追，房上又

窜下几个强盗，围住她厮杀。

禅房里已空无一人，马汤虽文弱，却担心大殿、前殿的绵甲冬衣和他房中的两万饷银，拔步奔出观音殿，文龙、白珍珠紧跟，被几十个蒙面盗截住厮杀，刀剑叮当。马汤举起铜香炉向一个蒙面盗砸去，一声惨叫，他的肩胛被剑刺中，倒在供桌下……

大殿、前殿的女兵们，有的来不及取刀枪，用坐凳、纺车和歹徒格斗，蒙面盗们嗷嗷叫，一个个凶神恶煞，武功精湛，见女兵们年轻貌美，恨不得拥抱在怀，可是，女兵们轮番换了白杆枪，勾拉劈刺，十数个歹徒倒地。

禅房里，刘玲和黄眼珠歹徒刀来剑往，这个假称马公子的强盗，身手灵活，剑术多变，刘玲全仗家传刀法，刀刀紧逼，杀得难解难分。突然，一股浓烟窜进禅房，歹徒一声狞笑，从烟幕中溜走。刘玲追出天井，黄眼珠被师父截住，那贼见天井里横躺竖卧七八个同伙，有的正挣扎，他无心恋战，嗨一声窜上屋檐，刘玲欲追，被师父阻住：

“快，前殿起火了！”

师徒俩奔出观音殿，大殿仍在厮杀，绵甲、纱布起火。烟火中，了空看见天井里两廊下，纱车织机残破了，女兵们中刀剑者横七竖八，血染衣衫的文指挥，白珍珠正在救火，几个歹徒仍在逞凶，她默念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挥动拂尘，无数道霞光，横扫歹徒，三五个倒下了，其余呼啸逃走。

倒在供桌下的马汤苏醒了，见绵甲冬衣火势熊熊，向前爬了几步，大呼“救火”，又昏了过去……